

## 鄂南传统装饰图案的艺术审美价值研究

彭劲, 刘俊

(湖北科技学院, 咸宁 437100)

**摘要:** 分析了鄂南民间传统图案的地域文化内涵与审美文化内涵, 包括鄂南传统装饰图案的造型艺术特色与美学价值, 论述了鄂南传统装饰图案造型特征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的艺术现象, 而是有着深刻的民俗、经济、宗教乃至审美的历史渊源, 使其具有典型的地域文化特征。这对研究、保护和传承鄂南乡土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便更好地为现代设计服务。

**关键词:** 鄂南; 传统图案; 艺术; 文化; 审美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3)24-0119-04

### Study on Art Aesthetic Value of Southern Hubei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

PENG Jing, LIU Jun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ning 437100, China)

**Abstract:** It analyzed the reg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aesthetic culture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pattern of Southern Hubei, including plastic art features and aesthetic value of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of Southern Hubei. Systematically it discussed that the formation of Southern Hubei traditional decoration pattern shape was not an accidental phenomenon of art, but a deep folk, economic, religious and aesthetic history origin, which had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ulture. This conclus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n the research,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folk art of Southern Hubei,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modern design.

**Key words:** Southern Hubei; traditional patterns; art; culture; aesthetic

鄂南咸宁市地处长江中游南岸, 与湖南、江西接壤, 为湖北南大门, 是南下北上的主要通道, 境内丘陵山地为主、河湖塘堰交错。优越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自然资源, 悠久的历史, 使咸宁市逐渐形成了以农耕为基础的文化特征, 数千年来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 其独特的图案装饰形式与多种表现手法, 可以呈现出鄂南地域的历史背景、社会风貌、生活习俗、审美情趣和文化价值, 这些丰富多彩的装饰图案贴近生活, 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 1 地域文化与传统图案

#### 1.1 鄂南传统图案的地域文化内涵

传统装饰图案的艺术形式, 往往与地域文化的影

响分不开。鄂南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丰厚, 透过依附在兵器、刺绣、瓷器、家具、建筑等传统物质形态上的图案艺术, 可以解读鄂南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状况, 反映出当时经济体制、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状况, 体现了该地区的商业、劳作、宗教、世俗与文化, 揭示了传统哲学思想、道德伦理观念等深层次文化内涵。因此, 传统图案是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和物化写照, 为研究地域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且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sup>[1]</sup>。

鄂南传统图案鲜明地体现出历史文化阶段性的特征。历史上, 咸宁市深受楚文化中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神合一、富于浪漫的影响, 楚文化的图案是以曲线、弧线组成, 同时伴有连续变化的几何纹样, 大部分的纹样图案线条流畅, 给人以活泼、飘逸的自然

收稿日期: 2013-03-08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2Y096)

作者简介: 彭劲(1968—), 男, 湖北咸宁人, 硕士, 湖北科技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艺术设计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美感<sup>[2]</sup>。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鄂南的传统图案装饰风格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逐步趋于完美,促进了人们情感交流和审美形式的变化和发展。

### 1.2 鄂南传统图案的审美文化内涵

鄂南传统图案所深含的审美文化主要体现在审美情趣的特征上,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演变而成的;是在特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审美意识。鄂南从属古代楚国的版图,传统图案深受楚文化美学的影响,楚文化最大的艺术特点是装饰风格不同于中原文化,集中表现为以悠扬的巫歌和想象力丰富的神话传说产生的艺术形象<sup>[3]</sup>。

楚文化蕴含的民族心理,使图案艺术具有充沛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造型清秀、韵致俊逸、线条流畅的特征。咸宁市赤壁古战场出土的三国东吴时期的铜兵器朱雀弩机,见图1,弩机上出现罕见朱雀的图案。朱雀又称朱鸟,为南方神兽,弩机上朱雀的形象好似昂首展翅、翘足扬尾的凤凰纹饰,采用错银镶嵌铸造工艺,将朱雀纹饰铸在弩机表面的凹槽后,再用银丝嵌入槽中,朱雀的图形纹样具有古朴的审美视觉效果。赤壁古战场出土的青龙白虎铜杖饰手柄,见图2,人物与神兽的结构比例合适、动态自然,器皿造型精巧,铸造技艺精湛,弧形图案精美、纹饰精练,釉色清莹雅致,充分反映了鄂南三国时期独特的审美追求和深刻的艺术美学观。



图1 朱雀弩机

Fig.1 Rosefinch crossbow



图2 青龙白虎铜杖饰

Fig.2 Dragon-tiger-shaped copper rod decoration

鄂南传统图案始终是以情感贯穿于意象创造形成过程中,并强调以寓形寄意,托物寄情。鄂南传统图案不仅仅是现实物态的简单再现和描摹,还加入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形态来表达创造性的意念和思想<sup>[4]</sup>,强调从物体的外部形体提炼出图案的神韵,使图案艺术达到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艺术感染力。咸宁市是闻名全国的“桂花之乡”和“楠竹之乡”,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将桂花寓意为爱情的象征,将竹子誉为高雅的君子,而鄂南装饰图案广泛出现的桂花、楠竹等纹样,先民对其赋予了美好的愿望和深刻的含义,成为汉民族文化象征的符号。

## 2 传统装饰图案的造型艺术特色

### 2.1 鄂南传统图案体现民族信仰的文化

鄂南传统民间图案艺术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形式多样,内涵十分丰富。鄂南民间图案艺术有着显著的地方文化色彩,显示出创作者内心的美好愿望和朴素的审美理念,使民间图案充满了原始神秘色彩和多种文化信息与符号象征<sup>[5]</sup>。

龙凤纹样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为典型的象征性图案。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楚人的先民以凤为图腾,鄂南传统图案明显具有地域文化印记。装饰纹样见图3,建于清代的通山王明瑶府第位,建筑墙面装饰绘画的图案就由凤的图形演变而来,凤的图案形象经过提炼后与卷形S纹、勾连云纹组合,凤纹的整体形象简明抽象,造型拙稚,线条粗犷,风格质朴生动,具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感;建筑墙檐图案在造型方面,运用卷形云纹、凤纹、鸟羽纹等曲线纹样,凤的羽翼图案的轮廓性特征更为轻盈,反映了楚文化装饰纹样具有造型清秀、色彩纯朴、线条流畅的艺术特征。鄂南出土的明代鍍金龙首马蹬,见图4,穿绳孔两侧通体以龙首装饰,图案造型生动活泼,工艺精湛,线条流畅,色泽古朴,具有典雅深沉的装饰美。由此可见,龙、凤的整体形象,被它们变形的角、爪、嘴、身等局部形象来替代,整体的原形逐步变形分解提炼成新的装饰形象。

汉字书法组成的图案在华夏民族的精神内涵上,表现为无可替代的视觉性符号。中国书法是用汉字书写独特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书体的笔法、结构和章法组成富有美感的装饰图案,其图形样式包含了丰富的工艺性和装饰性。自从唐代书法盛行以来,汉字



图3 装饰纹样

Fig.3 Decorative pattern



图4 鎏金龙首马蹬

Fig.4 Gilt Dragon Stirrup

对鄂南的传统装饰图案的造型艺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民间传统的瓷器上,普遍运用诗词、印章组成图案来装饰,瓷器铭文书法装饰已经形成了完成的形式构成和审美理念;服装上点缀汉字图案,形成丰富的文化形态和独特的视觉语言,散发着民俗芬芳的形式美感和传统文化底蕴;家具上使用汉字构成的象形装饰图案,装饰风格自成一派,传递出极具传统意蕴和审美价值;在园林与建筑上普遍运用的石雕汉字图案,造型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形成了独特的形式美与意境美。

## 2.2 鄂南传统图案体现权利与财富的象征

图案是一种具有装饰性和实用性的美术形式,由于它本身的目的性决定了它的双层社会属性,一方面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另一方面它又是与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密切结合着的一种物质形式<sup>[6]</sup>。统治阶级和富裕阶层借用图案具有的独特语言和鲜明形象,表达出他们的思想感情,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

鄂南崇阳县出土的高代铜鼓,见图5,是我国现存世界最早的铜鼓,距今已有3000多年,铜鼓雕刻的传统图案纹饰,美轮美奂,震惊了世界。这件铜鼓除鼓身两侧的鼓面外,其余部位雕刻花纹图案,多以云雷纹间两乳钉的粉鬃纹为基础图样,纹样以连续的回旋线条构成几何图形,图案缜密对称,纹饰复杂繁褥,线条流畅灵动。铜鼓的艺术造型与细密的图案纹饰显得庄严、肃穆,其精神意义象征了统治阶级威严的震慑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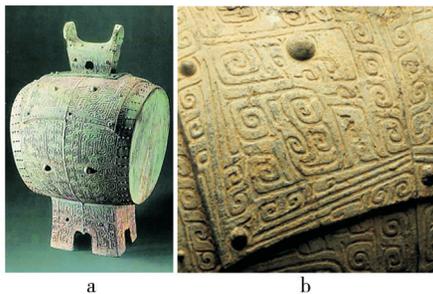


图5 铜鼓

Fig.5 Bronze drum

鄂南出土大量的汉代铜镜,图案构图多为四方八位的米字格,装饰风格具有条理分明、规矩有余、静止性多、飞动性少的特点,反映汉代史官文化的特征。崇阳县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浮雕式龙虎纹镜,见图6,图案特征为半球形纽,圆圈纽座,纽座外龙虎和怪兽组成一组动物纹饰,纽外为铭文带和辐射的线纹,主题纹饰均为高浮雕式,边缘纹饰由内至外依次为锯齿纹、水波纹、锯齿纹。这些汉代图案装饰风格,反映出汉代尚礼仪、讲官制、崇方位、重尊卑法制的特点。



图6 浮雕式龙虎镜

Fig.6 Embossed mirror of dragon and tiger

深受社会因素和自然条件的影响,鄂南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图案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和浓厚的地域特色。建于130多年前的王明瑶府第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由清代知县王名瑶衣锦还乡后兴建,建筑规模宏大,民居等级规格较高,建筑外墙造型运用猫拱式封火墙,见图7,砖墙上彩绘凤状嘴角、翼角的装饰



图7 五重滚龙顶

Fig.7 Five-layered dragon roof

图案,韵律感和动态美十分浓厚,地域性装饰风格独具特色。建筑木雕的装饰图案以鱼虫花鸟为主,纹饰精美,疏密有致,雕工运用缕雕、浮雕等雕刻手法,惟妙惟肖,尽显主人官府富户的社会地位。

### 2.3 鄂南传统图案体现祈福纳祥的寓意

明清以来鄂南传统装饰图案中广泛存在的吉祥纹样,深刻地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传统吉祥装饰图形的构成皆用汉字、物像的谐音来寓意的艺术表现形式,图案的题材来源于大众熟悉的内容,反映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sup>[7]</sup>。

鄂南保存至今的刺绣作品大多为清代、民国时期的遗物,体现出汉绣流派的艺术特色。汉绣针法强调绣面浑厚的立体感,而运用单线平涂式的刺绣手法绣制的绣品,色彩对比强烈、鲜艳亮丽,装饰效果十分强烈。装饰图案多为民间风俗、人物、戏曲、植物等题材,散发出独特的乡土历史气息。刺绣作品通常采用民间传统的吉祥纹样:竹报平安、连生贵子、五谷丰登、瑞兽祥云、松菊延年、金玉满堂、鸳鸯戏水、童子拜寿等喜庆主题,结合抽象的条纹、圆格图案来构图,以表现装饰图案的夸张变形,从而使绣品层次分明地表现了浑厚古朴、浓重热烈的强烈艺术感染力<sup>[8]</sup>。汉绣装饰图案呈现的象征性造型,具有深刻的内涵和美好的寓意。

鄂南传统家具广泛运用吉祥图案,巧妙地将形式和内容相结合。鄂南现存大量明清时期的靠背椅、圈椅、太师椅、八仙桌、墩、案、矮柜、屏风、床架、灯架等家具,其装饰图案具有对称均衡、平中求奇、乱中求序的造型特点,纹样巧妙地将吉祥寓意与题材完美结合,运用含蓄谐音等民间乡土艺术手法,呈现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含蓄的文化特征。

装饰性形式丰富的吉祥图案,是鄂南传统民居重要的艺术特征。鄂南传统民居的装饰部位通常在窗楣、门饰、柱头、瓦当、檐口等位置,图案有鱼纹、蛙纹,象征家族康宁、子孙繁盛的主题,同时大量使用古代各种戏曲故事等题材,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 3 结语

鄂南传统装饰图案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语言形式,造型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题材表现的内容与民众的生活联系紧密,图案艺术运用提炼、概括、重构、夸张、变形等表现手法,强调图案造型的装饰性,深深地反映了该地域的文化观

念,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价值。而现代设计的目的是为人服务,满足人们对生理与心里的需求,特别是对审美功能的需要。由此可见,鄂南传统装饰图案和现代设计目标一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性。因此,需要从传统文化继承、艺术多元发展的角度给与关注,挖掘其中的艺术特色和美学意蕴,推广其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满足人们对乡土文化在审美范式和社会心理感知等方面的精神需求,使鄂南传统装饰图案艺术更好地融入到现代设计中。

### 参考文献:

- [1] 张发懋,李百浩,李晓峰.湖北传统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ZHANG Fa-mao, LI Bai-hao, LI Xiao-feng. Hubei Traditional Houses[M]. Beijing: China Building and Industry Publishing House, 2006.
- [2] 刘双.楚文化特色纹样浅析[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9(3):13—16.  
LIU Shuang. On the Chu Culture Ornamentation Design[J]. 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 2009(3): 13—16.
- [3] 李芄.楚文化特色图案的探析[J].湖北工学院学报,2001(3):63—65.  
LI Peng. On the Chu Culture Featured Design[J]. Journal of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01(3): 63—65.
- [4] 王梅林.图案、图形及其关系研究[J].包装工程,2009,30(9):192—194.  
WANG Mei-lin. Study of Pattern, Graphic, and Their Relationship[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09, 30(9): 192—194.
- [5] 田辉龙,吴宏敏,吴岚.中国民间图案的艺术设计特征[J].包装工程,2006,27(6):353—354.  
TIAN Hui-long, WU Hong-min, WU La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olk Pattern in Art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06, 27(6): 353—354.
- [6] 刘树仪.图案的特征及形式规律[J].美苑,1981(2):38—41.  
LIU Shu-yi.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s of Pattern[J]. Art Forum, 1981(2): 38—41.
- [7] 龚忠玲,段圣君.透视“福禄寿喜”图形的情感设计[J].包装工程,2007,28(1):136—137.  
GONG Zhong-ling, DUAN Sheng-jun. Clairvoyance of Emotion Design in Fortune in Graphic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07, 28(1): 136—137.
- [8] 常慧娟.民间刺绣图案的稚趣美[J].包装工程,2012,33(20):150—153.  
CHANG Hui-juan. The Young Beauty of Folk Embroidery Pattern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2, 33(20): 150—153.